

藏

密

齋

集

藏密齋集卷之十九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書牘

六

答錢龍門

經費不發其出而第嚴其入其入不根柢於州
縣守令與其藩伯而第坐之郡長主腦調理俱
未爲得之茲事於門下無一損益然得以其完
解之數聞之王者更善耳

甲子正月初一日

答顧醒石

湖廣學道

三載於覆露中而儕日用飲食之氓相忘於不自知治化浩浩矣爲之氓者抑何蚩蚩焉其不勝數也心之所用譬如嚙指小者亦痛遙辱存注感愧如何惟楚有材風氣不無慄疾用之善則勇于爲善悞用之亦勇于爲悞惟在導師之所導之今日得導師矣他日不問而知爲安定先生弟子也賀賀

甲子正月初一日

答陳如葵

不肖之在斯世人盡謂落落不肖亦落落自謂

也夫亦有謂老公祖爲落落者乎落落者於世
恒不相入顧落落者與落落者遇相入者在落
落中矣懸明鑑衡士士甚幸而又要之神明才
士寒士其有弗遇乎枳棘非所以棲鸞然攀爵
者治民之心治民之分則奈何承台命又弗敢
委諸艸莽也

甲子正月初一日

答方孩未。

出而無方孩未可與晤語者歸而方孩未隄然
于心人卽善忘何至忘方孩未耶論固有宿事

固有候其不能汲汲焉乘候定論以還方孩未
本色也二三兄弟所日聚首而汲汲焉者也必
有以報兄圖嗣聞不盡

甲子正月初二日

答錢昭自

弟圖登萊以兄非以兄圖登萊也登萊之席宜
不久而又非後此者所爭競且任此者復甚難
故謂非兄不可而不意游言之興與脫苦之懷
不相期而相偪而起就弟耳目所可及游言止
矣就弟力量所及未知于兄所苦何如也計與

諸同志商之不敢怠相好者乃不可相信如此
兄弟坦懷以行無露痕跡也

甲子正月初三日

答解調垣

新安令

吳簿蒙比于屋烏而一念之錯如聚鐵以鑄遂
負栽培其抵家與弟抵京道路相左尚未相聞
也徃在維耳治狀頗悉引為同藉光青役竟事
遂引為薦牘光近讀年兄所自敘徵矣恩典大
例況徵以治行乎郭公如星呂公維祺為年兄
治民兩君之材與德如何其在地方與年兄比

肩者與所比肩而事之者其材其德其否者歲
第所願聞聞亦不敢以洩便間統冀不我見外

甲子正月初三日

答王葱嶽

浙江撫院

浙非翁臺樂地也念吏于浙者匪得剛正嚴明
如翁臺者如日月如風霆照臨其上將浙之民
窮苦以沒世而不得瘳生于浙者與官于浙者
匪得剛正嚴明如翁臺者示之向方偕之盪滌
心浙之心者將沒世而不可革天實許浙苦

翁亭以其漸而漸乃始稱樂地也寧雞犬無如
清冗役而漸運亦其一端伏惟垂念

甲子正月
初四日

答陳幼白。

秦以伉俪之氣甲天下而邇亦稍稍露其穎亦
復稍稍藏其穎其露者質耶其藏者質耶衡文
者善露徵行者善藏則又何以云文行出于一
也藏者近質然質有其穎而故藏之反卽于瀟
急讀訂是錄數章士有蓄穎而不幾幾焉宛轉
關生洗發以求露其穎者乎幾幾焉以求露其

穎則文心日濬而伉偻之氣日固秦之所以爲
秦也台臺教士以盡露其穎爲教秦之所以爲
失其爲秦也豈獨文焉已耶衡文者每稱敬菴
養沖兩先生可以知所重矣台臺泰而三也甲
子正月初四日

答梁樹宇

年兄於病間爲弟圖老趙於冗隙爲弟飲逆旅
生韻挂壁高情滿懷時時在壁時時在懷也故
嘗經行伊洛間思當年所繼日待旦以營者如

何如何而香不可得良二千石守其地應夢寐
接之可得相示乎其我臨我事我治才品足聞
於時者便羽一詳及之幸甚翁不以洩之人也
厚貺不敢承弟借一二童僕於此不甚費不敢
以薪米累故人希亮

甲子正月月初五日

答申清門

兄弟中年兄稱蘭芽玉樹焉吾黨所徵文獻也
南北際阻我勞如何尊敬欲爲令祖一表章之
大業則不待表矣苦心則不必表也密勿之地

之所用心止欲與九廟神靈相對耳文定嘗自
云如瘖醫藥如病灼艾自苦自痛自知而今日
表之耶班行中有痛定而思痛者痛味正如食
蔗恐表之非其時也鄙見如斯恐未必有當于
孝慈之指隻身京邸削衣貶食餐錢已饒不煩
復以珠桂爲念珍果見餉念弟之口之苦耶謝
謝 甲子正月初六日

答熊壇石

孱子如不肖創其一腔之血沾灑幾何而切切

焉其不自禁也屹屹焉而過爲防台臺以大過
人之才折肱之後圖脈脈以綿于久也瞿瞿焉
而淡爲慮淡爲慮併慮夫防之過峻無以安小
人究竟無以安君子過爲防併防夫慮之過慎
將不但聽小人之道自長而且掖之而使之長
將不但聽小人之消君子且自消以聽小
人心相質面相質者不知其幾也迨南計駁駁
其大壞矣側聞台臺片言當幾不動聲色而掖
而反之正乃西向再拜而心折于台臺吾儕非

海濶天空恣萬靈之飛躍漚鳥將舞而不下誰
歎聽吾之搏捥而吾得施其點撥也過毘陵無
不洶洶齊王孫者不肖心知台臺擁節鉞舊京
此不足慮而果不煩一力士之力縛之如縛雞
雞淺心大力者之逸而有成如斯矣國有大事
非台臺誰當與任者人亦孰不欲富貴馭富馭
貴者以其富貴勸乃心王室之人人亦孰不勸
不可勸者獨其渠魁耳世論小小清明正宜罔
於勝從令反側自安共偕大道有味乎樞筦元

氣之教也所論交關諸大老之側者令人不少
疑如拊自心盡焉同痛此法又將安施耶
中多皈依大教者何以有獨立之歎有可觀
無惜嗣音卽不肖不敢不勉以聽鞭策也
一一 甲子正月初七日

答李翼軒

東髮而受書焉往而非先生之書也者金匱石
室非藉琬琰弗珍名山奧區非藉黼藻弗靈鴻
書祕帙非藉玄晏弗傳騷人墨士非藉品題弗

重慈孫孝子非藉表章弗慊而鶴班鷺序獨新
之弗思以鼓吹休明也大中所以嘒嘒于都人
士也而其言如絮先生自爲重耳中寧足重先
生亦不謂其有聞于先生也遠辱分絮何以克
承顧少者卑者弗敢辭分也茈茈二縑敬附緡
衣之義乃當吾世而尚未得一侍杖屨拜下風
耿耿此情曷其有已

甲子正月初十日

與康味澹

清兌一亭王慈翁公祖及練任老具悉其事撫

臺果毅任事人且欲遍行諸屬邑之有漕糧者以觀其能任鴻尤晰此九石八斗之加非獨觀賦役全書從未派及此其券矣若於撫院蒞任之初得糧里具呈于老父母老父母據以請許卽不敢求裁于九石八斗之內永不至橫溢于九石八斗之外并革其多方之費敵邑亦第三世食老父母之福其兌法一意倒屣無二無三旂軍不得聚而譁奸胥亦不敢派單而上下其手也

甲子正月初十日

又

備考議單役軍輓漕卽科民以予軍所予者良
不薄其在浙每米一石予耗六斗六升又予尖
一斗共計七斗六升內以四斗爲隨船耗其餘
以折銀所謂輕齎是也卽此一予業已十加其
七之六而不寧唯是柳又有蘆薦米易耗米枵
木米松板米過江脚米諸色一一折銀以予之
以故敝邑合兌運改兌三項正米止六萬一百
八十九石而隨船耗有二萬四千七十五石六

斗諸折色銀至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一兩二錢七分有奇旂軍至京所交納者正米耳是二萬四千有奇之米與一萬一千有奇之銀皆以果軍之腹者也軍卽費亦宜足辦不知始自何年合正耗百石復私加之九石八斗于是八萬四千二百六十四石六斗儼然習爲正米其私加之米積至八千二百五十七石九斗三升一合訛傳以爲漕規不知漕規無此加也米必乾圓潔淨無所謂倉場窄狹難以擲颺而復以議加

也每石七斗六升之加正以充旂軍補潤補尖
之用若又議加是潤外之潤尖外之尖也又不
知始自何年于松板米內又私加銀五十五兩
五錢八分八毫五絲敵邑歲出此八千二百五
十七石有奇之米與五十五兩有奇之銀真所
謂無名之賦自難以搦鬪之說起米不無濫惡
旂軍利其濫惡以多勒耗贈有濫惡者未始無
非濫惡者而勒贈無以異于其濫惡者勒贈多
而米賈騰旂軍因少貶其賈以取折乾之歲歲

彼一歲增歲益增莫可底止旂軍又夥而爲虐
多方其名色綱司話會倒籬淋尖踢斛等項不
一而足石米費至八分每一兌運合邑費六千
餘金而徒以充無賴者倡家酒家呼盧家數日
之用誠可痛恨去歲幸賢父母在事米以九石
八斗爲率費亦不至如徃年之瀾倒矣今日得
呈乞撫臺申明漕制悉稟舊章得併革此非漕
規之九石八斗與五十五兩有奇之松板銀甚
幸若九石八斗之外歲多勒贈與一切綱司話

會諸雜費此截然無有疑貳固賢父母已見之
施行今第欲勒石而永其意者也

答葉成我。

臺下之在吾黨蓋吾黨之賢者而滯淹者也倏
而見淄楚然爲訝乃劉江餘白臺下之品之不
可以淄也賢者不必不受淄淄者不必不賢有
江餘之賢知吾之不可以淄吾無作矣自茲以
往洗淄振滯伊誰之責耶

甲子正月十一日

與魏肖生

習先生於制義以爲此迥然者也已而徵治行
以爲此矚然者也洎一見而驚以爲頽然者也
再進而以爲此肫肫然灑灑然者也讀鴻刻而
飄飄然凌雲霞之表俯視一切而以爲此紛紛
然者何也乃自愧以其詹詹者進也筆墨之外
所餘幾何而呶呶大巫也顧不肖已矣豚犬方習
爲文譬以較士卽絕不韻者不免與之卒讀試
拈一二義以視其神檢如何也

甲子正月十二日

與馬



辱顧問以爲隱隱有不平之鳴已見謗書爲一再思之古人止謗之法又曰無辯青蠅點璧壁亦何言要璧之爲璧自在如何如何

甲子正月
十二日

答沈

風景高誼方以梓里年家之緣未獲荆識爲生平闕然事計典脩及茫然不知其所自來長安口耳翁焉爲臺下稱屈抑者如雷安有復索瘢痕借以自代滋人間之不平者乎臺下其無庸自疑也似葉之身候當搖落業奉使而不敢

復以珠柱爲知己憂台既不敢當歸而看桃花于西湖當拜下風而請也

答魏肖生

舉業舉子業也而豚兒時以舉業爲借徑不得明眼人一眼覷破恐其墮爲野狐所獎借能合下承當耶欲更具一冊奉覽以原緘歸教之而篋中無之矣鈔下尊評原冊緘報圖面謝不一

甲子正月十三日

答李生洲

第本不恤其一身之危以幸諸君子之安無論諸君子不得安而第危即諸君子舉安矣第亦自分必危何則窄腸快口非致安之道也況危而安安而危陽止陰作彼搆此挑千變萬幻不可方物而第于此世界中幾萬分一之安耶辱念甚感遙知丈之閱時而躍然喜而愀然悲者如相對也嘉果見餉矜第之若而分以甘耶西鉞附壁寒士以寒爲常不煩故人慇懃也 甲子

正月十三日

答汪太生

仁和尹

史重循吏朝倚正人入杭百姓無愁苦嘆息之
聲入朝於臺下隱隱相應求者俱有干霄之氣
循吏正人合併于臺下將來仰藉臺下不小尊
貶不敢承相期千古惟此腔血

甲子正月十四日

答魏肖生。

子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以不肖知不
肖非無苦處非無樂處要其所成就譬如三家
村舍枯蘆滿谿夕陽映樹杳然無人時復雅雅

蛙蛙一部鼓吹破其間寂而已無當于大方卽
過荷蒞嗜不甚鄙棄要之不肖自心自知如此
如此而已豚犬所差異于舉業者微覺其功課
頗着性靈以題目爲格致以筆墨爲淘洗以考
試爲本行而利鈍不與焉獨慮其無師承失家
數復似其父遇合旣紆工夫亦枉而先生之教
之而獎之者如斯耶

甲子正月十五日

答葉問義

密雲道

方其林時借臺下暨乾嶽樸公佐樞樸公內臺

下外乾嶽時內時外而襟公多咎臺下多與乾
嶽時咎時譽亦復無咎無譽種種可念外者乃
志可得杼手可得展譽可得集也過之大計在
款款之足恃在我可以戰數零虜敗款款我禪
將而猝不能得其部曲主名卽得之不可以問
不敢問虜又誰復禦奴者聞關臣存同日而遣
家者樞輔之力亦殫矣良將不易軍而治督臣
急誰爲李光弼者卽此推終不可罷亦復仗臺
下在左右有志可杼有手可展耳鷓鴣成行未

見其出身而任此也分俸不敢承有可教願時
嗣音夫有一緘則必有備緘者其無備緘者卽
併亦無緘套數殊因人茲時何時茲地何地我
數人何人而相與于套數中也切切

甲子正月
十五日

答陳自公

廣東按院

疆場之事一彼一此顧見以爲彼也而彼之彼
之條有亡猿之警此中所沿彼不可測纓冠之
救非以爲彼實以了此黔蜀捷音屢上卽粵息
肩有期乃彭湖之寇閩粵共之澳夷以銃技徵

而又適於曆而又哆於學將以惑世文者已如斯矣點者誰測其所藏要之非吾地主有王之者有招之者有導之者有利之者有害之者其變不作則其變乃不在外實在內語云內順治而外威嚴弟爲轉一語云內威嚴而外順治夫亦廉其主之者招之者導之者利之者害之者而一法之乎詢于芻蕘竭其款款恐未有當也

甲子正月十六日

答徐永平 名廷松

不書牘

課吏治於今日有窮其身勞其身以圖國卹如
臺下者乎其在言路亦鮮有灑然易念如胡天
岳者冢宰所亦嘗一述臺下生平矣幸一意以
圖永平永平之在今日神京榆關相爲表裏非
一郡之任鶴唳風聲外虞其潰而入內虞其潰
而走人心成城敬爲社稷加額

明子五月十七日

答何武莪

廣西撫院

多故之日而遠置老公祖于粵以西且久置之
粵以西輦下諸君子何其工於圖粵以西并工

於國夫降粵以西者而不念目前之多故也彼
日解永伏質之奇適者簡乘索賦之誼寧不高
出尋常萬萬而一缺之出附者如蟻雖王者不
得自由有一闕府缺而非內者出乎有一貳卿
缺而外者得入乎王者日討統均之義規模小
定次第及之無論功固高卽資次必不久滯滯
也老公祖雖不言功而澤曩次見霞城諸兄弟
能言老公祖之功矧功久已白於人人初不待

言也

甲子正月十九日

各周綿貞

應天撫院

人葦葦焉以清仕路正爲仕路清我乃始得以
爲所欲爲無掣我肘者而究吾志于吾君吾民
耳而實未始有君民之志者志乃在官與小人
共此官不勝而舍此官而去者乃不能與君子
共此官故一時所位置似屬一家而故從中挑
而二之且百之千之紛紛而未有已也而伏莽
者抵其隙而人君子行將自燼而小人曾不出
薪安得不爲深慮被髮纓冠以往而又不配有

其跡此心徒自苦耳設淡心大力者在廟堂之上消弭不易易乎山公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而三司正副郎俱缺無應手者諸君子淡念計欲起蓼洲筦其事倘此議得果惟台臺勸之遂行吾人墮地志同道合時不能數遵幸無拘常格有所遲疑其間也撫閩者不能轉敗以爲功而閩幸其因禍而爲福不嫉其不能轉而思其因更見長者之厚道矣敬師此意不盡

甲子正月廿二

答沈英多

聞尊公之訃而盡然臨尊公之喪而悽然以千古之事責之後死而茫然對雞骨而幸然良友之有子也小暇圖按狀以復前命然不文無以慰孝思諸不一一
甲子正月廿二日

答王霽宇

薊遼總督

夙欽明德如仰高山之國之功效在廟社矧又以壯猷熟路勞元老以行邊者數年也卽不敢以墨練故事重拂孝思而郵廡之典惠徼 聖眷自宜從厚何隆脫下頌者如此其腆耶卑者

賤者分不敢辭而不肖計借時有家兄以計吏
例贄翁臺翁臺不納心儀迄今夫心儀翁臺而
不敢隕越以爲翁臺羞者或寃其不恭之討而
與之進也

甲子正月廿二日

答侯六真

貴州按院

人之避黔也如避鳩誰叱馭如年兄者乃今勞
苦而功高矣功則慕之而苦則遜之苦則嘗之
而功則又遜之具眼者以此閱勞閭功閱品矣
顧何以勞苦中復念及同人之珠桂耶每對木

卷論世論心淋漓欲盡未幾輒又別去不勝美
人之思荷老年伯飲弟以和弟亦醉德無厭獨
不敢數數耳令人時時俯仰蘇氏父子兄弟也

甲子正月廿二日

答陸筠脩。

日逐逐全土念君子之清遠也讀潞橋先生小
傳錫我以典型矣易名之教敬致之王者

甲子

正月廿二日

與錢御冷。

見讀書精舍時時見古人乎閉門而造車而以
祈合轍乎抑鄉里翫弄不休不免酬對乎與其
以休明之日月而徒供鄉里翫弄也不如入京
師開眼孔閱萬變長識力也且以其間讀書也
且以其餘教不佞弟也懸懸

甲子正月廿三日

與曹德公。

得案見濂兒售而作賢壻不得售而愀然其不
夷夫吾不夷而謂賢壻夷然不以介於懷乎然
正不必以此介懷也抖擻精力嚴着課程憂憂

乎難之一朝得手如取諸寄耳若復悠悠忽忽
空度居諸卽不勝介介何益

甲子五月廿三日

付泚兒

靜我日念我之無居夫我之無居五十年所矣
安得更五十年而日念之曰以貽兒曹夫圖我
居而爲力所不及事以累兒曹何如不圖吾累
而不以累兒曹向所數寄書大都靜我意耳看
機緣何如苟費一毫勞攘不如其已也汝讀書
何處漣兒在縣學否此時照管倍費汝心矣曹

德公不售可念所寄懸龔書幣躬致之郡尊至
汝兄弟持吾書併具狀所載物件更以白書別
具一儀狀各錄文一冊見之一見不可少不可
以再此中魏肖生有妙見之如天際真人論人
論文俱不輕許可然甚獎吾兒文也來書及鈔
評并寄

甲子正月廿三日

付濂兒

廿二日見案汝乃有名我信不及也秀之大難
做經書有一句理會不來做不得有一題拈弄

不來做不得到眼便理會得到手便拈弄得只是通求通全在窮理窮理全在看書作文從零碎處積漸到成片段處便通便熟須將經書從頭到底字字揩磨一一體到身心上來看透再看思之又思圖得個一旦豁然纔有進步不可出外走動不可空過日子步步跟着大哥不得自尋朋友句句聽着大哥不得自由自性我照管汝不着我亦不足效也

甲子正月廿三日

計陽春福星照臨矣貧家無絲髮事有子惟知
讀書其在諸生者容一造謁謁後非試事不敢
以見卽試事非其不得已者亦不敢以數數也
無事而數數與以他事而數數弟無此等子弟
老公祖無此等治民也

甲子正月廿三日

與吳子徃。

平時慎密臨事堅持佩服主教不敢有斂前途
楊柳漸漸放青可勝依依勸高先生出山早出
山北南征大功德也拳拳

甲子正月廿四日

答王麟郊

宣大總督

諸君子孳孳以圖仕路之清仕路清而後可孳
孳以圖吾君與孳孳以圖吾民今仕路少見清
明矣奴氛未靖加派未已而又且孳孳以虞伏
莽孳孳而歎積薪則奈何翁臺領褒正人恢張
武略旦日入中樞運帷籌淨胡沙歸卒休兵鐸
征甦憊白儒者之效於斯世令斯世真見仕路
之當清非翁臺疇望哉

甲子正月廿四日

奉高老師

豕宰亦思委蛇以圖天下時有違心之歎卽人之視之尚冀其本地風光徹底透發而情面世界已覺齟齬甚矣小人向傍門牆者復交關就構其間一二左右豕宰者又不無自作美官之想卽豕宰亦有意根難化處凡嘗與小人爲難者不究其根因輒欲要路用之目前意中積不能盡專望老師幡然爲吾君吾民吾道卽出此時非一無可爲爲之此其時也望望

甲子正月廿四日

答沈雲升

陝西茶院

弟一味麤疎人耳有過而信之者有過而憎之者信與憎皆過則受信受憎者皆有所不及矣年兄愛我何以匡其不及耶卽玄水之推墟者甚衆而過而憎弟者若謂此一事遂可作弟罪案過耶否耶董思老入都一過從後便遭口孽未能數數也弟微天之幸微兄之庇得早歸田間耳榮名亨嘉愉快如何不盡

甲子正月廿四日

答丘存峯

吏以其不肯俗也而不循循吏以其腔血通百

姓米鹽凌雜甘苦之故而民得以脫於苦而無不甘然則循吏固俗吏也所教諸刺循吏之章程具是乃俗吏自視而以爲敝帚耶嘻以觀今天下之吏俗不俗之間何如也

甲子正月廿八日

答梁



河南按院名之棟

鷓鴣成行卑者以營此官賴者爲其同氣互營此官黠者挑其同氣有所敗有所成以營吾官鮮有爲窮民營其生者民之無生以其無吏吏寔駿民以台而台巖非時糾彈如迅雷疾風臨

其上今而後尚有賸民以生者不望風解綬去
耶竚見驄臆行部大河南北黃童白叟無咨齋
愁歎之聲也時事孔棘在遠不忘以其巡方之
餘奏長筴拭目俟之矣不盡

甲子正月廿八日

答阮圓海。

郵亭晤語逢憲晤語語語入一世膏肓語語出
兩人肝鬲也暫假而舞斑亟還而領裏前旌且
至喜劇欲狂弟取怨既多稅駕未卜倘猶滯此
所欲倒指日可傾不一

甲子二月初三日

答徐若谷

宜府撫院

諸鎮北邊胡而畫地從之而督若按橫之於以
倘邊不啻血脈聯而首尾應也精氣旁薄不獨
在陽履所及陵京肩背尤呼吸倚之矣徃嘗有
大同之役出居庸磧子着面如礪沙黃日澹悽
其無人望堡如歸直者不能具脫粟直者皆堡
軍能多買軍數名者爲饒然則軍之名饒而軍
之實乃乏矣轄軍者又時有所需一切將迎筭
候生辰與妻子之生辰皆立名色然則雖軍之

饒者亦乏矣若徒借郵送耳一切軍實咸不具而胡奴狎而處塞上大將引以爲家丁恃以無恐幸胡運衰耳實不足以禦胡邊倘無所不弱胡無所不生心榮戟所蒞知必改觀寧獨肩背恃之且見鞭笞及東西胡也

甲子二月初四日

答丘存峯。

吏不循循固無不拙者拙於自爲乃工於爲民父母耳父母心正尊教所云婆心也婆心則拙宦情則巧巧中有官拙中有品君子知所取舍

矣甲子二月初四日

又

醉翁非古名臣歟公曰恐令種林夫何損于彭
澤令畢吏部又何以聲施到今也意不在酒雖
醉亦何官不可爲矣第不善飲輒善醉乃真酒
徒耳世不堪以醜眼視覺微醺爲得策此名亦
政不必避也如何甲子二月初五日

答岳石梁

順天撫院

欲以爲功也無不可以爲功欲以爲罪也無不

可以爲罪達觀者知無不平而旁觀者平乎言
者似亦無不平矣鈔蘭之構積不能平載鬼張
弧其文遂如貝錦幸受之者之置之也敬服敬
服近復有構不肖于令兄先生者旋構而旋敗
令兄過不肖抵掌而相笑也不爾不成京師驚
魂悸魄圖補賦大招數行矣

甲子二月初六日

答劉心虞

弟之嫉不善頗嚴而與人爲善之意尤切人以
自新自許弟不許人以自新乎

甲子二月初七日

與霍顯用

弟嘗過容拜靜脩忠愍兩先生祠下得交于孫
孝子孝子名奇逢舉順天庚子鄉試兩尊人之
喪偕其兄弟廬墓者六年迄今有長枕大被之
風片言隻字不入公府所謂古之人古之人也
客冬弟爲忠愍公勸葬典而其孫楊一新來謝
一新乃非冢孫又其意不以圖兆域而將入其
金于囊頗怪之昨過左浮老出一新稟揭一通
則誣孝廉兄奇遇以不軌而謂其黜生復學蓋

假印也弟徃過真定晤張達老謂孝廉于官府
所行保甲中集其可用者習射以防不逞甚贊
之今妖戢而人亦解矣若奇遇則浮丘廉得其
孝友之實而復之文移可券也此無傷于孝廉
兄弟之毫毛顧不虞反坐耶忠愍公有若孫竊
懼其不瞑矣一新在都下所以揭孝廉者無不
至于縣公處必更有甚焉縣公爲貴同鄉乞數
行爲綾頰忠臣孝子竝重于天壞其不檢以玷
前人者尤當有區別也

甲子二月初九日

答徐孟麟

山西按院

車轍馬跡遍古并冀商黎上黨矣憂淡思遠亦
想見陶唐之遺風乎蒲夏垣曲間何如虞夏商
盛時紫塞背朔易而保德河曲隔虜僅一衣帶
水無樓煩生心否翟嘗從馬邑入雁門經忻代
抵井陘其地磽瘠其民冗處困憊已甚以民間
有無咨齋愁歎之聲課吏知得於簿書期會之
外也友人賀廷玉貧士有文章介然不可以衣
食當此意外不堪事可念久爲郎君師必不愛

左右手援之矣

甲子二月十三日

與丘太丘。

弟苦飲亦每見赴飲者之苦之苦者不少飲者亦復不少台駕至且行弟不敢以此相苦而此中惘然不能已已乃知苦之者之亦有道也措大數種豈堪奉贖而不能已已之私于是乎寄伏祈笑而存之書一緘儀一緘以致周世兄何敢分叱馭之神倘有過家之使冀一轉達其區

區耳

甲子二月十七日

答李廣霞

如阜

與海客語翁丈海客津津疊疊色飛而神動也
伏莽之憂集卿寺臺省之賢者于輦轂之下以
弭之甚善乃我不必在莽抑未必不即伏于向
所號爲賢者之中翁丈異日之憂恐有甚于今
日也澗銓又爲中原之鹿矣逐逐者預者衆者
媚者橫者無不有也雙南于是數者無一焉赤
水之珠能令象罔得之乎

甲子二月十七日

與周世兄。

弟于九十人不能以亟見而庚戌之卷老師過
而賞之已而不售老師不謂不售也又不知何
從悉弟之經歷者而眷存有加焉乙卯春謁于
淮陰舟次媿媿勤勤不替疇昔又若慮癸丑之
不售之出于老師不幾意存之而手汰之而不
知其未嘗入老師之目也辛酉謀于同門諸兄
弟冀蒲輪再駕知所稟承而歲復一歲凶問相
聞弟又以役在牛馬不得隨諸兄弟附辦香之
薦教愛如存音容永隔西州之慟何能爲懷太

丘使者之便聊附寸片特邀世誼所以賤姓名
告之几筵謂是故媿媿勤勤而過而賞之者不
肖中幸甚 甲子二月十七日

答周開鴻

澗之格格焉與海內不相入也白安旗鼓一新
而海內靡然而從之然則澗自格格耳格格不
在海內也第無能爲白安役年兄入而左提右
挈以張吾澗使海以內無不俛首而拜吾澗下
風吾澗幸甚一番大計一番考選吾鄉後來之

秀虧者全之偏者導之所係不小無久低迴子

舍爲也

甲子二月十九日

答丁養幾。

相去數千里而遙時辱聞問猶咫尺而朝夕也
更辱臆貶何以克當人卽好受豈能受人之所
必不當施人卽好施豈能施于人之所必不當
受然在高雅則固已心載之矣便羽附壁併謝

甲子二月十九日

答錢龍門

饒賦犁然具矣考成議何其詳緻也容聞之當事者以佐時之不逮不敢攘亦不敢沒也暇日知上下千古大出手眼矣家侍御兄有孫喜甚喜甚

甲子二月十九日

與陸君湘

童而習簣齋先生之德于家于鄉已借鄒周君自淑共學而惋惜于易名之典之闕如也頰頰迄今茲當五載議謚之期弟適在垣與聞其事弟與聞其事而前脩湮沒而不章後死之謂何

夫固有參其議者與主其議者孱力不可以必
得然每五年而一闡非獨章往亦所以教後之
人也吾邑登揭者爲令祖簣齋先生虞封朱先
生璞齋夏先生二人令祖嘗卿太僕光祿爲三
品于格似近若子孫陳乞原有明禁無煩孝思
也 甲子二月十九日

與曹允晦

去歲夏秋間與老師一再周旋神倦已甚孳孳
其有所爲忽忽如有所遺而又翩翩獨往無一

節之助心竊懼之不意其不厭也凶問相聞相
焉如喪阻此一官不能爲素享白馬之赴長懷
何窮薄庀一藻將以明信仁兄爲弟酌明水而
以賤姓名告之几筵幸甚

甲子二月十九日

荅嘉虞姪。

尊君意思大要作官雖三考官必有數年之根
柢抑或資金錢而入從無絲毫根柢併不賚一
錢而登時思作官且思作典史官是假官也朝
廷官爵百姓父母何得妄意及此妄意得之傷

天理犯王法犯法而敗所傷滋多卽不敗一官
到手須有數百金之逋年已六十矣令祖母年
高善病一有蹉跌逋且何償吾故不勸爲之而
尊君日孳孳而思得官日缺缺而慍其不得官
當奈何我儀圖之庶幾作封翁差善耳吾期之
以指日也姪勉之矣

甲子二月廿日

荅李世臣

祥符令

徑披葩經義李家兄弟如瓊枝瑤艸舞弄春風
去病如古榦蒼枝苞舍生趣天作之合宦學汴

中知相得甚懽也去病有札相及頌明公切于
興誦小疏借明公以重又借去病言以有徵矣

幸幸

甲子二月廿日

答卓去病。

脩贊者罕徵文者多世固未爲不知先生也令
君恬澹肅穆稱君子交叔季風塵焉徃而不得
古味耶長安事可言者邸報中固已言之邸報
所不能言者夫固已不能言也子徃副南駕郎
以去吾道南矣先生前計吏而入吾其有所薰

炙乎雅聞祥符令賢得先生言更信先生風不
輕以一字許可人也

甲子二月廿日

又。

弟以其汶閭櫻世媚忌卽素所膽相許者避如
鶴鷗而先生不我遐棄過從如平生又僕僕牛
馬塵中無繇一伸杖杜之好恕何如也買山而
隱古人所譏買山而出斯真大隱恨古人不見
先生也弟敘得差不敢邀亦不敢避吾君吾道
敢遂謂斯世無一有心人耶弟何益於乘雁雙

鳧之數矣久不晤後晤又未有期乃交臂相失
悵快何似鷓首已西復煩遽使珍羞網疊愧不
可當然不敢違命使於數百里外之雅敬一
登受然不能脩李報感且以作矣豚兒以備經
山荷垂念爲榮他所撰著圖令於便中錄奉不
知孺子可教否也

答姜素臣

浙之人久矣爲海以內所側目其不爲海以內
所側目也者則又受吾浙之人之側目焉夫不

通天下之志者必不可以成天下之務其爲海
以內側目也而天下之志不得通其受浙之人
之側目也而吾志逾以不得通徒心心喙喙
眊眊相視罔極已爾浙之人受浙之側目者少而
浙之人受海以內之側目者多而海以內之人
復多于浙之人然則吾浙蓋處不勝之勢矣返
吾不勝之勢消彼眊眊之惡令今而後浙之人
與海以內之人相視而莫逆也端不在浙人側
目之人與海以內側目之人獨在台臺矣蓋海

以內之視台臺不以爲浙而浙之人又不以台
臺爲非浙也吾之志所以通于天下而無礙也
求志達道語難其人志所繇達寧又在浙非浙
之間久抱熱心未繇開露仰台臺之洞達無礙
必有得其真性命之所存者報謝之便兼請教
誨非以爲不肖以爲吾浙亦非以爲吾浙固以
爲天下也

甲子二月廿一日

答王玄珠

廣西按院

人盡仰之方以外以爲生而方以內莫自必其

命將方以內常寤而吾無以爲生方以外偶寤
而吾又無以爲生是生之日常蹙也人僅圍之
方以內以爲安而方以外漠然不相應將方以
外有急而吾苟幸以爲安逮方以內有急而吾
遂無恃以自爲安是危之日莫救也嚮日之粵
西仰食于楚與東粵而今日之黔又且仰粵以
西唇之將亡焉得方以外置之民所聊生又何
得終古而倚之方以外以爲命其安黔以安西
粵與西粵自爲生而不必仰楚與東粵以爲生

按部所至必有朞月而定萬年之筭者何武翁
在事久不日以兩粵借之猶其封內也同心共
事長策以惠粵西拭目俟之矣

甲子二月廿一日

答史崇仁

名啓英

崇仁之政甲大江以西又寵在粉榆而雀躍可
知也最書上考豈足酬賢夾礪對仗同志者願
望丰采若不能以旦暮矣敞座師吳曙翁庇在
宇下多男子而賞不甚饒又其俗不雅馴易衣
卷夕陽蕭瑟可念非不肖門牆之私知仁政覆

露必倍尋常也

甲子二月廿二日

答孫六吉

江南學院

嘗過吳閫而竊聞某人者岌岌焉而虞其若婿
之試稅之不中于程也又晤某人而亦岌岌焉
而虞其若子之試稅之不中于程也逮發案而
某某之子若婿果不出某某所自虞夫亦至明
也已矣而某某不肯以明于台臺已謂明而人
不明耶某某之子若婿皆勢人望人之子咸不
得以不中程之稅徼寵于程之內可謂至公也

已矣而復不肯以公子台臺必有所私于勢人
望人而後謂公耶悠悠者所以無如台臺何而
不肖亦竊比于行人之口也吳中多文人文人
中多正人亦多畸人亦多邪人台臺翹文瀾于
既倒必首其發明經術不悖聖賢之旨者舍是
雖五采爛然不可以奪台臺大有造于吳嗣是
而吳之文人皆正人必無有畸人邪人者于其
間而亂天下也

甲子二月廿三日

答王定興

名永吉

程道易水經忠愍公墓門之石下馬遙拜而無
一祠宇可以瞻遺像羞江芷者貴治亦不以列
于祀典頃爲馬劬老言劬老躍然聞且建祠道
左興起數百世而下之人心也而忠愍公有孫
名一新者頗不類與其邑之孫孝廉懋若孫孝
廉者真可謂孝廉也已矣貴治鹿氏父子稱賢
士可信臺下得其情便中爲一左右之忘巨宰
子固竝重于斯世也

甲子二月廿三日

答金繩原

弟何所需於世亦冀翁臺在事可緣此通一綫
遊蕩平心口交瘁所不辭耳而翁臺又暫返雲
橫之駕矣才影獨拍更難爲懷逐鹿紛紛頗不
雅聞頗不雅觀業會諸兄弟如尊指彙單送司
銓矣懼不雅聞者之漸有聞也速登宸臺或可
以慰懸懸耳

甲子二月廿四日

答岳石梁

罪人磔於西市矣積歲之密偵臨期之密屬不
知幾許布筭而受屬者欲掩之以爲功耶言者

且以功受屬者而謂屬之者之掩之耶浮雲翳
日翳亦幾時情實不終沒也

甲子二月廿七日

答賀立菴

山東學道

東土聖于文者曰文在茲邇王之閩蹶繼以楚
儉割裂喬詭無復體裁衆穉且狂題之穎士台
臺崇雅下正而關說不得行者騰謗翁翁似當
日劉幾之譁歐陽公弟卽百口言輕如絮何益
台臺之分毫幸孫玄嶽從東來周衡臺東人皆
知台臺第言故猶有微況台臺原自不可磨涅

也 甲子二月廿八日

答王峨雲。

其爲時人所積忌與爲時人所積疑者宜莫如
我兩人而前度劉郎再來都下都人士爭識東
風面積疑積忌化爲萬紫千紅矣滯弟此中忌
者疑者日益堅亦日益廣何以自脫耶木葉之
脫恒在萎黃夫亦有先秋而隕者耶弟無他長
度脫然自隕之策不後于人也年兄許之否

甲子二月廿八日

答董二醇

念年兄之才而久誦于簿書爲之愀然念惟久
誦于簿書而得以展其才又爲之鬯然此愀然
鬯然者迴環中心如車輪而未有寧也不共計
吏稱才論資而懼其抑吾兄共計吏稱才論資
而指爭屈而足爭捷而又懼其抑吾兄廉吏餐
錢幾何又以充竿牘耶第力孱言輕徒念年兄
今日以前之誦與今日以後之抑而無絲毫裨
補也不勝慙愧幸白安年兄知年兄甚稱瀨上

治行第一與弟如出一口也計先計吏以劇曹
童年兄而機緣又未可卜恐以言之不讐爲異
日罪乃弟心則不敢不竭矣

甲子二月廿八日

答陳



里甲係庶民中之祗役公家而小有體面者其
零星當里數分者其家故貧乃無貧者之逸而
有富者之累倍宜體卹辱教不以刑罰督過敬
爲維桑父老加額漕兌一事已向撫按及漕院
縷縷言之去歲業荷康父母定力主持今歲當

更易耳米多厥少先督其素頑不率者上厥而
富厚馴良之家俟倒厥兌後徐令再入亦未爲
晚何如何如糧道有便自當力言不俟丁寧也

甲子二月三十日

答方方石

世無論其不相入者卽其相入者亦其相爲用
者耳非其相知者也北闈分袂久于迄今與影
相弔如何令人不念知己耶第不量綿力而以
隄卹典之濫取怨怒殆如眼釘人亦何途不

可以從厚而必欲破壞國家之典制以酬私交
第不服也政府借中人以行其私凡中人所避
諱者政府自由曲體之若孝子之奉其繼母設政
府有攬權之思權固未嘗不在日落一日將無
可奈何耳銓憲畢竟微有參差而銓意較廣秦
人香火情重此其病根元孺游于域外矣而以
其尊人病行目前調劑乏人矣鉅野已入薦牘
然言輕不足以重令兄也王彭伯辱國已甚樞
輔復似江夏當年而人莫得而撓其鋒將不可

知弟睡覺時獨坐時便起拂衣之想此想當是
弟本色行還故吾也

甲子二月三十日